

臨安旬集

借觀
己巳二月望日周然



臨安司制紀二卷附錄一卷錢塘張道少南撰明季潞王常淂監國
事明史諸王表傳均不載惟張國維傳云南都覆踰月潞王監國于
杭州不數日出降馬士英傳則云士英請潞王監國不允與前說自
相牴牾蓋潞王當擾攘中為諸遺臣擁立旋即納款其事不甚著故
諸家野史亦罕有及之者張氏因為此紀以表章之用編年體按日
繫事因事附人排比頗具條理惜徵引未博且有失實處如劉子全
書附錄年譜載劉宗周驟聞福王臨幸欲趨會城既知馬士英擁太
后抵浙憤然曰士英棄君上挾母后而逃某恨不手刃國賊豈涉江
而迎之耶不果行年譜為其子洵撰所記當不誣是書乃云宗周偕
熊汝霖入朝且有面責士英語蓋襲他書之誤未及攷正又如顧炎
武聖安本紀載宏光元年四月徙潞王于湖州王初至杭適海甯百

姓羣訴陳之遘于撫按王得其揭偶向布按三司言之之遘懼及起
官同御史彭遇隨召對力言當日大臣意在潞王杭城省會非所宜
居恐有他變故有湖州之命是書僅載王上書請僻靜一郡而遺朝
旨移從事亦失之挂漏他若潞王既監國拜巡撫張秉貞為兵部尚
書使治軍見馬如龍杭州府志南關榷署為潞王舊邸見張廷謨杭
州府志唐王有與太后暨潞王書見黃漳浦集潞王所著有古今宗
藩懿行考十卷見四庫全書總目此皆紀中所應米入者而張氏概
未之及其美著述之難言賅博也

同治丙寅孟林之月節菴學人識于古越小黃香移

序

嗟乎織人之工於販國也驚一國不已復賣一國如
市桃梨隨手而輟窺其中則無有人之宗社存焉者
彼不知有興何顧及於敗哉即至勢敗而踉蹌狂竄
忽降忽叛舉趾奔碁終無定局彼諸奸豈不曰國之
存亡無與於我第富貴不失則願已慊耳然烏知天
奪其魄取彼血脂膏斧鑕而塗石莽哉於戲彼不知
人國之敗亡又焉能逆覩其身之不保而卒殞喪也
潞王監國之舉非馬阮朱袁之議不及此蓋馬阮既
賣福藩擁兵入浙恐江東士大夫有修顧賀禊日之

事者於是復以虛器捧潞邸其意以為庶幾昔者南都立主異議之隙得弭市潞邸德而給諸舊臣而王亦買買聽之受其播弄如牽絲之傀儡然諸奸護持敗局守門戶之見甚堅視捍禦殘疆為力百十倍故劉巖山黃石齋諸公衲鑿水火勢不克兩立而無所於救卒之諸奸倉皇恣睢驚然蓄威以延喘於旦夕而所措施者第詭言遣使割地請和以誑潞邸誑江左蒼生且以自誑而已夫當日大兵渡江而後勢若驚飈摧枯拉朽遇無不靡而欲行建炎之策不亦偵乎且福藩初立亦嘗遣使矣苟事得就則爾時

半壁版章搢拄較易為力亦何至青衣出賁而尺組就繫也顧於山河牛角海騰天殘冀泥馬之効靈向湖山而媮息雖途人婦子亦竊姍笑之矣即使

皇仁俛俞簽表列藩諸奸能保其必無啟衅乎則其給弄之意不待智者始答也洎夫天戈震臨瓦

解冰泮諸奸棄主如敝屣鳧竄鳥散蔽於江流以圖苟全甚矣賊臣之禍人國也然且賣福不已降而賺潞賺潞不止兼欲劫魯叔魯不獲遂至噬唐終之七尺與國俱滅而袁宏勳以逆案稔惡之魁伍奸黨佞駢竄聯颺極於蒙面惟朱未孩濁流自拔與婺並燼蓋僊

滌瑕君子取焉而婺州之陷實懷寔執及先登則賊臣不特賣國抑且賣友矣嗟乎諸奸何足責所惜者以潞藩之親且賢夙為姜劉史呂之所屬意而事幾及身縮跼如蝟迨至敗蹙復不能扼吭飲刃以謝天九廟之靈顧乃銜壁道旁為降玉長殊可惡已夫明室之季自思陵身殉社稷天潢屏翰聞風興起雖逆顏行未嘗貶節閩粵稱制之藩就義尤烈即不肖如赧王亦不能手曳降帆稽顙階城其餘王葉疏屬螳臂以拒神戈莫不赴鋸如飴銜刀恐後而王顧始慕康王終踵瀛國豈非高廟之所恫怨湖山之所羞

汗哉雖然使王躬際盛明則即彈琴詠歌閉關佞佛亦上與河間東平媿馨爭懿近亦與鄭世子臞仙之流分烈比微而運會陽九逢斯百罹是則王之不幸而亦明社之玷也僕生長錢塘每嗜搜訪郡國掌故藉以消遣荒江支撐病榻而二百年來文獻湮墜詞人野老與之談監國時事邈如漢魏幾無以舉其蹤跡者於是取其行事編而次序之亦曰述墜緒於什一云爾顧終弗能詳也歎嗟士君子讀史至廢興存亡成敗之際未嘗有不動於心者薰諸賢之遺烈誅羣奸於千秋翰墨之光踰於組鑰於世道人心未始

無毫髮之補抑使後之讀是書者庶亦知南渡五百
餘年之後鳳闕龍舳銷沈歇替而江城蠻角復有聚
視國之冠裳冀賜秦於天醉者則憑弔欷歔不能已
已以視夢梁舊事之編雖未敢望其項領蓋亦猶是
史氏之附庸也夫
咸豐五年太歲在乙卯立秋日雪煩道人

考異

潞王監國之事彰灼昭著載於羣書李子玉南
畧繹史撫遣於馬士英傳云士英請潞王監國
不受太妃召王泣拜之終不受是未嘗見他編
也其疎如此魏氏錢塘縣志順治二年王師
南下潞藩在杭州時方馬阮王諸
路兵俱集有創為監國之
議者潞藩不可與李氏同
黃梨洲弘光實錄以監國始事繫於六月乙卯
按是月為壬子朔則乙卯乃四日也然黃忠端
集中所紀俱云六月八日且其七事疏明著其
期又躬與其事當以忠端之言為正

按劉子金書年譜
穎三疏皆上監國
非太妃也

馬阮及朱未孩實始創議監國者也李子玉於
馬阮傳既以王為不受監國之議故阮朱二傳
於此節遂俱脫略

割地請和之使其遣時在監國前後俱無確據
然夏彝仲幸存錄云監國後所使則其言猶可
信也于九瀛請誅馬士英疏李子玉於穎傳繫
於士英挾太妃入浙後然據劉蕺山監國舉動
語則穎疏上監國非上太妃者李氏於監國一
節揔在所略耳顧穎誅奸疏凡再上或其首疏
先上太妃耶

溫氏南畝佚史叙南都降臣於御史則曰張孫
振徐復楊袁宏勛則宏勛已迎款矣豈降後復
脫竄至浙耶不可知已

康熙錢塘縣志王昭平傳云與陸行人培同日
縊死時乙酉閏六月初三日則王未監國也



一八八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安旬制紀卷一

錢塘張道少南稿

崇禎十七年六月丁巳朔甲子福王命護送潞王於
杭州丙寅王至杭州

時福王稱制於南都令約束其從人蓋馬士英
輩意無日不在王也王諱常澆字敬一穆宗之
後是歲四月以避寇抵淮上無何而莊烈凶問
至南都諸臣倉卒議立君未有所屬而王與福
王俱寓淮以王夙有賢聲諸臣如史可法呂大
器雷演祚意多屬王且以福王立恐修三案衅

王一字中和號蘭花
道人見虎邱塔下石
碣

而馬士英言福王為神宗孫倫序當立遂與諸
勳臣援立監國未幾遂稱制於是可法大器諸
臣以定策異議事事受制於士英而逆案阮大
鍼遂借是以速翻三案府獄於周雷剗刃於姜
史朋奸報復以底於亡王文弱如書生恂恂儒
雅好鼓琴嗜釋氏言杭人有潞佛子之稱

皇朝順治二年四月癸丑朔丁卯王上書請僻靜一
郡 五月壬午朔辛卯 大兵入鎮江福王夜責
壬辰馬士英奉鄒太妃出賁由廣德鄒杭州
士英以黔兵五千人為衛聲稱護太后駕渡江
由蕪湖抵廣德州牧趙景和曰彼不奉君而奉
太后詐也拒不納士英攻破之執殺景和道有
所沮輒大言曰誰敢危懿駕者太妃京師人為
福恭王次妃洛陽陷逃入尉氏福王立迎於郭
家寨上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居慈禧宮
癸卯馬士英以太妃至杭州

太妃既抵杭巡撫張秉貞命錢塘令顧咸建往
迓咸建力請士英駐師城外於是士英遂擁兵
駐淨慈寺而守臣以摠戎府為行官舍太妃潞
王及羣臣往朝且令士民入謁駕太妃出服赭
一紫衣女官侍及士英而已太妃儀度褊陋出
詞頗不類東朝諸臣有以南中事請者則愕無
以應士英多代之答潞王雖迎入第中亦無以
別其真贋也或曰真太妃於大兵入南都時
毀容易服濶諸官人中被驅以北及渡淮乃乘
隙墜水死監者方知為太妃士英所挾乃一老

宮人受士英指而然或曰疑即士英母然究莫
之詰云是日靖國公黃得功殉難先是王與太
妃實同出都門士英挾太妃與其母並輿渡溧
水為土兵所掠而士英子鑾統家兵八千人遽
擁王西行抵抗之日諸士民向士英問王士英
秘不道王出奔事但云聖駕在靖南軍中早晚
親征將奉捷矣何皇皇為
太妃以江北巡按彭遇臚為僉都銜史募兵兩浙
時遇臚適奔至故有是命

命召用在籍諸臣

士英奉太后垂簾決
事台越紳商周祚祁
慮佳二臣不赴見劉
子全書并譜

如戎政尚書張國維禮部尚書黃道周俱召入
宿衛時道周方入金華募兵道途梗絕皆無由
聞命道周抵雙溪遇國維流涕道宗澤故事國
維亦唯否設數說相難曰君思之未熟耳道周
曰此事奚煩熟思半壁大勢恃寶婺東陽猶漢
人之恃淮南晉人之恃江州也公不自決即一
日有檄從張少傅覓橫磨劍公何以應乎

左都御史劉宗周給事中熊汝霖入朝

宗周汝霖素服渡江朝太妃謁潞王於第汝霖
請發羅木營兵拒戰且守獨松關不能用復就

坐面責士英當從王曰聖駕親征重事也何首
輔不知而專屬之乃子耶士英俛首無以應惟
日盼江上之捷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可勝誅
哉古來豈有身為宰相棄天子挾母后而逃者
當事既不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
昔賈似道死於鄭虎臣之手今求一虎臣亦不
可得何怪乎國之傾覆也是時舊輔高宏圖避
地寓越中聞之嘆曰天之喪明若穡夫徒苦江
東父老復何益吾籌之熟矣遂絕粒死

逆案阮大鍼素宏勲至杭州

諸奸至與馬士英合偃蹇自如

東閣大學士朱大典總兵方國安擁兵至杭州先是己亥福藩謀奔杭州令大典國安以所部兵先發至是入浙國安兵尤橫錢塘令顧咸建謀於上官先期賂之兵乃不入城得無擾而鄉垆悉被淫畧矣

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請誅馬士英

時士英謀趨越思任乃具疏劾士英曰戰鬥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必生於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所由然者

南都定位以來從未嘗真實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剛斷不足惑奸相馬士英援立之功以天下大計畀之耽於逸樂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醞醑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進優鮑上好玩則奉骨董以為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子一肩卸與史可法又心思其成功而掣其肘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賣官鬻爵攫金輦銀四方狐狗之願出其門者得一望見費至百得一登簿獻及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交

見即題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橫亦更不待言矣
搃之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
知存而不知亡朝廷信之篤所以覆之速茲事
急矣試問相臣之尊司馬之重而可以走乎不
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駕則聖駕獨
不當護乎一味欺蒙滿口詭給此英雄所以解
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告之際
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卧薪嘗膽
立斬士英之頭傳示海內以為悞國欺君之戒
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人心猶

可復鼓時越中尚未知福王就禽也思任又遺
士英書曰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素欽慕
即當破國衆疑之際援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為
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
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不講戰守之
策祇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
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才強敵來
而先期竊走遂至乘輿播遷社稷坵墟謀國至
此即喙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如明水
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氣節之士尚爾深

諒無他若但求全要領亦當立解樞柄授之才
能清正大目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暢勵庶幾想
望中興若仍逍遙湖上潦倒烟霞效賈似道之
故轍則千古笑齒已徑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
江我越乃報仇雪恥之邦非藏垢納污之地當
先赴晉濤乞素車白馬以拒上干洪怒死不贖
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待緹騎以私
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鉏麈士英愧憤不能奮
時有都督同知張國紀者白長吏請誅士英不
獲歎曰壞天下事者必此人也慟哭而去

六月壬子朔乙卯禮部尚書黃道周上慰興居述
義師情由并趣馬士英迎駕二疏

道周遇章張國維後還出蘭谿渡錢塘求福王
耗乃上疏慰太妃興居曰臣老矣雙親違指一
意君上自天啓策仕以來二十四年雖偃蹇餘
閒僚三遭廢黜身經百折萬死復生不敢以怨
誹餘情著於心繫者何哉且之事君猶子事父
生殺廢置無有二心若偷榮以承歡遭阨以自
逸亦仁人所憤心慈子所唾面矣恭聞皇太后
陛下自五月十一日與聖駕分離南渡漂水過

獨松閣遂涉餘杭東至臨安此間鳥道崎嶇居
人曠絕不知何以仰慰乘輿俯愜嘉睦臣子造
孽遺憂至此蓋自晉宋以來於今再見而皇太
后驚危與聖駕相安尤古今所無者也天祚彤
家大統不墜尊臣狂寇久當自滅江南清淑王
氣所鍾衣冠文物甲於天下收拾泮渙足以中
興伏惟皇太后強飯自慰臣自三月初八日祀
事已完具疏請旨候命假歸棲遲兩月至五月
十五日始聞播遷之言臣驚在^痛心舉指^痛錯私
揣敵軍未有南下之期臨安亦非駢蹕之地太

祖定鼎鍾山功在萬世聖主復基載毫理不驟
傾維諸臣造孽拂性建災而聖主寬仁萬方所
諒誠能下詔罷已擯黜諸臣更求賢哲別與維
新維少康共和之業進於夏商稔未可量也臣
幸廁詞林遠稽典故小貞元罷已之詔切所當
行除具稿進呈候聖明採擇駕至施行外先至
金華嚴衢等處召募義兵遠檄虔鎮閩廣相為
應援自金華永康東陽義烏等處有鄉紳太子
太傅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所募鄉兵四千名
金華守道王調具知府王禮所練原兵一千八

羅已始反討賊皆
與黃澤浦集是書
均直采錄又存序
王與大臣及諸王
亦應付錄

百名永康公孫朱昭名世所練原兵一千二百
名舉人藁廣生秀才王曰康朱芳化所募義兵
二千名皆自備糗糧仰候命旨早晚調度小手
足之於耳目毛翮之於鳥獸生而具之可操掌
得也江西為宇內右臂晉宋以來豪傑巨贊全
藉江西之力臣所識原任翰林楊廷麟劉同升
皆秉性忠義閭里所宗又贛州按臣李永茂敏
練多能心存王室可晨夕被呼旨與金華義師
相為應援約其往還不逾一月敵紀殲沒不驟
窺江誠得聖駕速還整此六師恢復舊京為之

非晚乞先召下懿旨召張國維楊廷麟劉同升
朱名世藁廣生等使速將金華江右兵來集江
口取進止調度其閩中潰兵尚可著閩將再收
立功自效贖典翰林院待詔涂仲吉商其方畧
東出鎮江西上潯水為宜具善後之圖誠不宜
拘守舊說迴阻義兵使天下臣子銷其親上之
心隕其効忠之氣也其清趣馬士英迎駕疏自
臣至愚劣立朔未五十日奉祠請假在外自三
月初一以後不知朝端何故召請南廣州之師
盡救過江使賊臣假敵得尾其後奔突京口又

不知江上水師尚八九萬賊臣假敵不過數千
何故狂擁宗社使鐵騎躡于郊壇兵氣侵於寶
座且以大臣侍從早夜圖維宸陛承欽起居定
省何至三輔志於六飛龍車遠於鳳輦閭閻載
道險阻多嘗此誠臣子之積愆豎黎之巨創也
自五月十一罪今已越二旬士民未嘗行在而
首輔馬士英擁兵自衛近憩西湖士民詰問空
言聖駕在請南軍中馬輔誠心聖駕所左而狂
漶左右則有不臣之心誠不忠聖駕所左而託
言厚載以保其家人則罔上苟偷神人所共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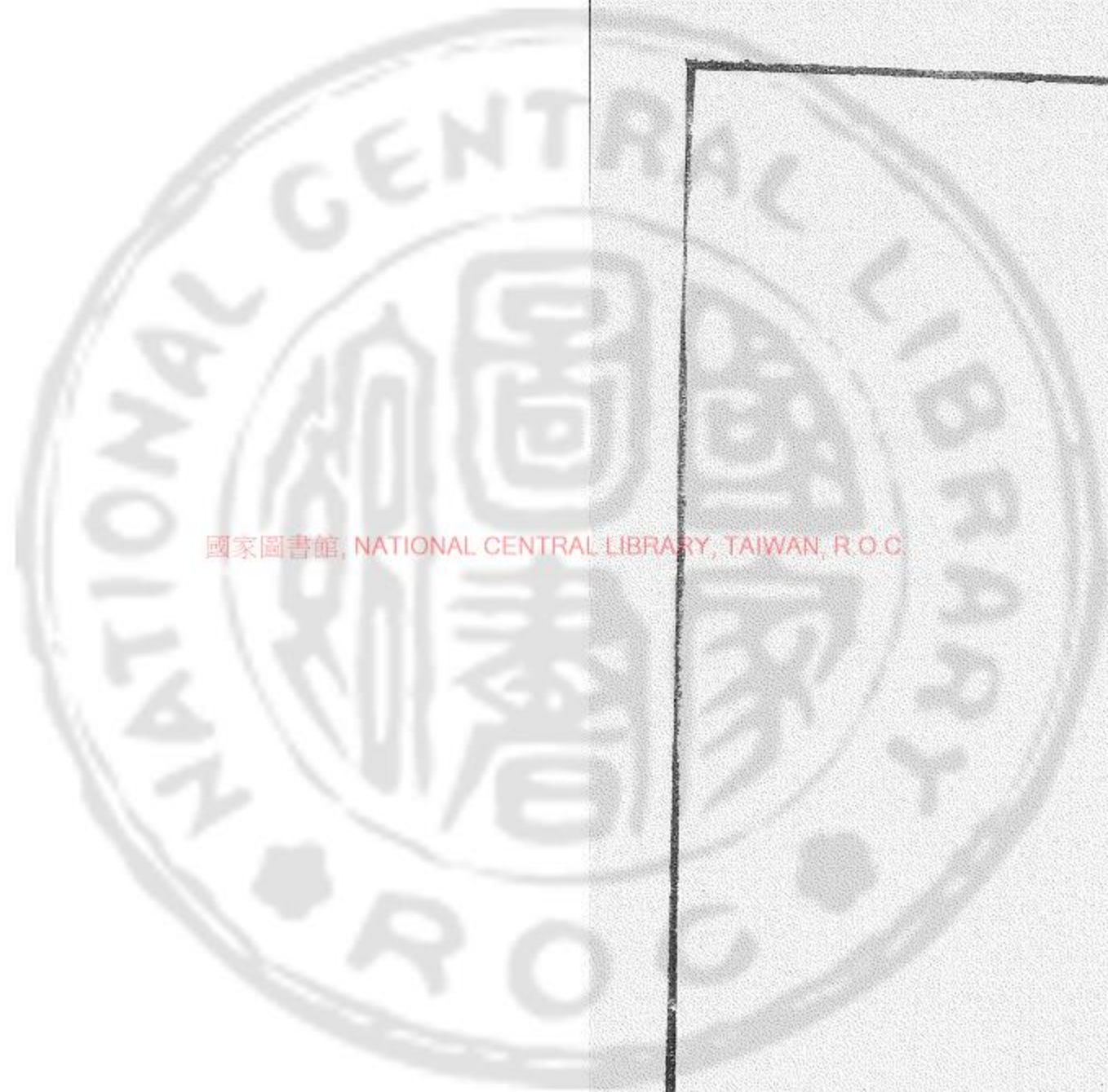
也馬輔平居平仗請南廣昌為左右臂廣昌已
披髮投北請南擁兵不動而馬輔獨至西湖盤
踞淨寺意欲何為陛下宜速出懿旨令馬士英
仍統殿兵前至黃得功軍中羽翼聖駕直趨南
京恢復大業或聖駕者在太平甯國之間宜於
齣輜重收拾士卒乘敵未集軍勢閃爍之時
驅逐塵氛誅鋤叛逆稍留面目以見神人若必
雍容就手俟聖駕有安自還臨安則臨安損女
行道者皆能之矣所用糊面喪心之馬輔為矣
臣之知臨安士民憤、次甘心於馬輔、世、

夷猶亦以聖駕躬夕即臨安然舍南系而圖
臨安未為上策拂輿情而偷旦夕亦非永圖若
聖駕自還臨安又為所擄置馬捕者宗社安危
係於呼吸惟陛下亟留意焉時太妃惟士英是
依卒卒能用其言也

戊午禮部考平黃道周至杭州

士英既賣主情寤改自託於乃約阮大鍼朱大
典袁宏勳議奪王行監國事道周至好復以迎
駕討賊為請大典云吾奉詔以所部導駕先發
安知聖駕所在士英云小兒亦導駕去今不知

小兒何在遂由知聖駕時士英已注意監國
不復駕在請南軍中矣惟大典猶愧忽自稱死
罪耳道周凡孝法杖及諭教干言握，不已然
疏請能錐切而事幾闕然無所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安旬紀制卷二

己未浴王監國於杭州

錢塘張道少南稿

時唐王在杭州亦勸王監國馬阮遂以笏器擁
王是日禮畢群臣俱朝王素服道謝慈禧宮士
英大鍼大典宏勛及浙撫張秉貞御史何綸十
餘人各綵服黃蓋腰黃白隨王入謝慈禧宮時
太妃服淡黃衣白襦侍女衣素葛者數人而已
獨禮部尚書黃道周素服角帶與士英並立王
問為禮道周袖中出名利王欣然曰先生真一

代忠良今日幸共任大事旋執士英袖云先生
每事與黃先生商量士英傲然不屑也大典遽
云黃道周不知事吾從行左為聖駕南道而來
曷不詢我道周云既為聖駕開道今日聖駕安
左大典默然遂散出道周復入朝時馬阮朱袁
俱未至王遽請見令坐賜茗問今日何以教我
者道周云用賢才收人心破故習行王道為今
日要務王曰和氣致祥家不和事不成今日之
事先生與馬輔議之道周曰事有思量不得者
如黑漆黃蒼素迥不相入今日左兩浙宜用兩

浙人望劉宗周為江東老成何堅不召用王曰
馬輔恐劉先生來又少別門戶耳道周云祇為
門戶兩字破我乾坤今奈何復入其邪設邪君
子有賢奸而甘門戶小人去賢奸而弓門戶然
而門戶之談君子不能避也王曰令馬輔握重
兵勢不得不與馬輔議道周曰此非職意想所
及時士英議且監國後即真以俟敵動靜道周
語何綸曰如人便擬北面君輩復何面目自存
乎綸曰吾明日赴越中措置行在矣道周因入
問士英士英曰越胡可居否則金華耳道周曰

金華水西流山川平易國初守不踰月已喪胡
武襄文弱之國也士英默不答道周云不復建
業不守常鎮僕終不能與諸公共事也內侍孫
元德李進錯愕曰一杭州尚恐不能保與望他
乎道周拱手曰如此則諸公為之耳退乃上疏
曰多難興邦殷憂以聖維大有為之君應不世
出之運所以匡植宇宙莫安宗社為四海蒼生
造福無窮非獨以慰後后之情綿未墜之緒也
我太祖高皇帝被濯乾坤功法邁於千古網維
江漢卜麻過於成周暨我穆宗神宗深仁厚澤

左宥天下施於啟禎之際雖有兇醜不廢雍熙
徒以師律不宣養寇怙亂行神清濁魂正崇回
兩載之間二京繼陷實史策所希聞晉宋所未
有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恭遇殿下元德格於
重華仁風洽於四表帝眷早定立此丕基凡有
血氣之倫俱仰神明之表感時識機慕義企踵
者籲上穹而懷今日固已久矣臣自三月奉祀
禹陵請假八山心虞朝家或有非常動靜普天
率土舍殿下誰歸所以徘徊江上廢餐忘寢以
期一當自五月聞變以後臣躬入金華召募義

旅間出嚴衢收拾餘燼所得東陽義烏永康向
義之士可成一軍如原任太子太傅戎政尚書
張國維所募四千人永康知縣朱名世所募二
千人金華道臣王調鼎知府王修所素練千八
百人舉人龔廣生秀才王同庶朱萬化所新募
二千人舉皆有勇知方可資一割之用又聞字
內右肱常在汪右晉宋之間賴其雄風如原任
右庶子楊廷麟修撰劉同升往年召募常有五
六千人合度鎮撫臣李永茂所素練三千人臣
雖未與約誓而克復之業早有同心皆喁喁引

領以待殿下誠得黃鉞一麾應期畢集上清鍾
山之塵次復蕙京之業以仰附鱗翼傳世無疆
庚申 大兵抵嘉興馬士英遣陳洪範使
軍前割地講和

洪範生艦懸旗書奉使 清躬四字

禮部尚書黃道周上表勸進

時諸臣噂嚮無遠志道周乃上表勸進曰正位
凝命其道尚賢戡亂後仇惟元克建况當屯險
之際經綸起於立君左此草昧之間需遊非以
濟安以親以長以貴民獻俱有一心曰溷曰位

曰時天人既以交應殿下乘衆志以御六祀應
元良而當全璧用賢去奸以復神宗之治攘亂
却敵以徂太祖之勲下慰士民上承天眷不可
緩矣昔孫權匹夫拔刀斫案而開三世之疆晉
元儒主舉酒覆杯而立百年之統况以殿下盛
德令聞著於海內啟邦載毫適在臨安續十二
宗之丕承申八百年之吉祚雖少康宣王不足
專美於前又何建炎建武之足誦乎昔光武肇
造實承蕭王之勲乾五死天六當乙酉之麻遠
稽南頓俯溯瑯琊知國運之將隆屬一人之有

慶恢此遺緒光被前徽臣等已同諸臣講求綿
苞即當擇日共贊郊壇然諸臣弗是也

前南國子監司業吳太冲三上牋請誅奸不報
其第三牋略曰黔賊逆黨朋奸漢國罪宜寸磔
今又奉殿下監國豈其本心特藉此名巧為
脫卸以自全耳此真古今奸賊所未有者職不
知國家與諸奸種何冤孽而慘毒至此乞明正
典刑懸首藁街以洩神人之憤夫誅若輩直如
狐豚幸勿與諸臣謀謀則不能殺矣王禁不敢
發

黃道周上七事求賢逐奸令師四箋

其七事箋曰臣聞人心為立國之根至誠為致治之本迺來京師重陷皆由士志先頽民心喪失赫香載道迎賊迎敵非為邊境踈虞將帥不競勅敵之勢不可遏也今當撥命之初舉志歡忭鼓舞胥慶實祖宗神靈憑依有道為帝天之所眷顧而諸臣沈污牽於故習所生講力行皆年來敗局不為與主道也臣愚以殿下清明左躬為神聖之表宜捐十日精神惕勵振頓與士民相見使海內聞之以為聖人復出江南父

老見之以為禮樂復興而後天下事可為也臣略為敷陳凡有七事行之十日可為王道之端殿下設誅行之弗為異端所阻臣幸甚一自六月八日以始天地鬼神咸肅穆以觀興主之作用宜齋心夙夜求賢訪向省覽章奏凡所批畫皆精意新采以動人心監國後一日宜集百僚郡守縣令問民所疾苦先為何事亟與改除臣往見臨安人民繁庶令閭井蕭條民居皆為兵舍殿下宜乘板輿文武緹騎先幸南郭召問百姓父老蠲除其苛令縣官贈卹鰥寡孤獨自南

而西自北而東所召同蜀除皆使細民得聞天
渚或一日未畢則兩日畢之是為王道之始此
一端也又後一日宜集百僚召府縣教官集士
民於郡學殿下親臨郡學問諸士民耆老家有
長年九十以上者賜帛二疋米二石肉二十觔
其八十七以上者以次隆殺百歲以下皆親
揖而問之是即辟雍養老之龜此一端也又後
一日宜集百僚撫按郡縣教官訪問譽髦有孝
有德素行端謹者為一班有學問宏博又辭敏
妙者為一班有兼通騎射儀觀雄駁者為一班

略引數行優給筆札其特達自著者殿下亦親
召而問之是則射宮選士之龜此一端也又後
一日宜集南京逃回諸臣僚及新至將卒問宏
光皇帝的佳如何或死避或蒙塵或銜璧殿下
即踊身與哀群臣過密銜恤告先帝懿宮宣著
誤國諸臣及叛逆諸臣罪狀或可含忍聊示筆
誅是即興師討之龜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
徵附近十郡耆宿臣僚大者安居小者饋食六
七月內一齊陛見其左右廣福以旬朔為差有
召命者不得稽留未有申命者皆奉於清聽撫

按疏薦叙用此一端也又後一日諸將領本處
五營及收濟水師殿下親於武場百官騎從分
部閱視給賞其雄駿小弁有技勇者即授以告
身如定難勳裔之類察其衆寡情實以為簿書
即命掌兵大僚分汎扼塞要害如丹徒南口常
州北關溧陽獨松關之類止留杭衛老營以備
邇天扈蹕之用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就南郊
壇壝或鳳皇之陽掃地郊天告於皇上帝申
誓百官迴鑿告廟正位登極使群臣百官有所
瞻依天地神祇有所昭格昔光武皇帝以乙酉

夏六月己未即位於南郊是即殿下監國之日
也以此十日祇見郊廟與今相符以此教日精
神綱維百世昭示天下從此禮樂可以相起次
第先後率而行之可也且攷易象春秋歷教之
說我國家與用室皆以土德王二百七十五年
而一中絕故先用亦二百七十五年遂有厲王
之事然又續而五百五十積德有隆汙則顯示
有遠近亦惟在殿下自強而已易曰天行健君
子以自強不息殿下黽勉自強天地祖宗實呵
護之勿以臣言為迂日是守令持按之務不必

此篇黃澤浦集作
請子劉宗周妻曰
廣高宏圖楊廷麟
劉同升以收人心

以至尊下親細事也臣之學術志行不過如此
他言可效其激忱惟此七端淺近以白為蒙民
回齋之所共曉仰冀殿下略行王道以振人心
而新醜覩其求賢箋曰臣以草野過承隆眷賜
拳命生親被訓示知聖德宏恩有費載之是睿
靈深長非凡近之所能窺然以臣迂愚私揣人
心憤悶已極譬之琴瑟風雨之及必須更張猛
之棟梁傾覆之餘須加補治昨經面諭往見馬
輔與高士畝臣初至未暇出城但略御史自何
綸見監國詔有所擢用諸臣未有劉宗周名恐

浙中人心繫於著龜斯民直道未可垂遠維善
政不在於調停起衰必先乎物望人見宗周與
姜曰廣高宏圖不在召用之列必疑當守者有
成心救亂仍是敗局幸以彰求治之誠聞維新
之化幸因懿旨所未及別出綸特召宗周以
收江左再召楊廷麟劉同升以收江右不出十
日四方觀聽自然一新若仍貫以膠柱猶藉藉
而救火書曰有忍乃有濟有實德乃大宏忍維
今日之要務而渾沌純乾盡之良圖易曰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先甲取其改新後甲取其丁甯

此篇黃澤浦某作
論其士英院其錄其
皆其國也

若復以不別賢奸不禁談門戶為今日之鍼砭
則時事悠悠終不濟矣今日宜常州為重鎮設
一藩府徵閩廣之援所抗衡江上兩者而外惟
有求賢圖治以收人心諸賣國賣君者雖未能
討聽其自替在殿下豈養以待純熙在微臣敢
慎以防敗類天祚皇家必有見睨之期濟之
乃成和平之福也其逐奸箋曰治先固奉道
貴自強敵人不可慢嘗奸回不可共事耶孺孤
忠以決去就臣孤立獨往道與時違見宏光元
年諸臣用事措置乖方蒼素變色鹿馬易形私

心危之不敢苟廁朝班之上出都四十日而陵
谷變遷宗社顛覆中夜起立未嘗不痛恨飲泣
於諸臣也今當乾坤交據之時諸臣私相約誓
以殿下為孤注必阮大鍼朱大典袁宏勳諸臣
齊集始舉監國之事人心已失物雖大乖馬捕
兵將紛塞道路狐兔豺狼共為一穴鄭鴻達師
過而不敢問高起潛兵散而不敢追又稱方國
安兵回須索四萬見餉以為供億國事固即蕭
山之人家肯鉅萬還家衣錦何所需此又聞馬
関臣自言南系之事已遣陳和範入北與講不

知弘範所請何事也宏光迴鑒自閔宗社非弘
範之所得也殿下之登極此天地祖宗之所式
憑億兆蒼黎之所共戴祀敵人之所當討也凡
人欺弱而畏強必柔而吐剛許定國所假借報
讐之騎不能救百餘皆叛降蒙面之徒多不踰
第獨以人心既失卷道臺聚使塞塵目為王所
鞏固圖生成揖讓不知馬士英阮大鍼朱大典平
生所仗靖南廣昌之兵竟成何物而賣國賣君
一至於此今諸將所在寇敵指名以國託於諸
將猛以募投火也今弘範已行勢必復蹈建炎

之事胡鉉有言焉能向小朝廷求活魯連亦云
有蹈滄海而死耳臣擊孤舟見四面潰兵恐不
得正命於殿下左右適會今日免朝有懷莫達
謹合涕再陳以補前疏七事之遺其命將箋曰
先師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殿下之宜有天下賤之天地承之祖宗卜之臣
庶非在今日但以稽遲數日時勢他德不得晏
然以觀謡歌之盛而過自宥提讓再讓三讓臣
遂生異議或襲建炎之謀或進句踐之策臣恐
以為帝命傳之皇家人心屬於有德建武太元

之際不問通命於匈奴景炎咸淳之間猶且自
正其位號若誦言成謀則情窮勢絀若因講成
事則蒙面喪心目揆國家既敗之由皆由大臣
善於蓄死驕將寵極心愉自古迄今豈有宰相
擁兵核行都市賊獲俱為徇兵子弟徧稱頌命
而見賊不鬪賣主扶君猶有騎虎不下之理今
馬兵尚有數千方國安兵猶近第朱大典眾亦
千餘合金華新玉者寇氛近第諸目皆受國恩
蓄威自衛不肯進前而携妻抱子藏馬於舟掠
贊於道意欲何為自細問敵中來者皆云敵騎

不多合叛降者不能回互予以馬閩部之英武
朱大典之福相阮大鍼之敏鍊使統率三軍北
行扼塞出奇設變大有謝元之功小有祖逖之
效而談笑廟廊養威都市終夜嗆叫謀竄謀奔
不可能問殿下誠毅然發憤收東南之人材才
用東南之民力棄諸故習敗局一切不道以名
則甚正以言則甚順以事則甚成不必在一我
之勞據甚下之勢與敗類而圖與邦與憤悶而
圖成事畏首畏尾偷死偷生臣不知所終矣自
孤旅子身徒步難進發語煩瀆惟殿下詳察連

令諸臣扼要破敵立功自効功成別敘以慰神
人之心王皆不能用時士英方遣陳洪範使北
議割江南四郡以講和顧洪範前與左懋第使
燕懋第不屈死而洪範輸國情歸則士英之以
宗社為戮罪不勝誅矣厥後導大兵下臨安
賊目之甘心賣國如此是日午王賜食太監高
起潛孫元德李進侍筵而元德脫巾狎坐起潛
作恣睢語又宛然暴時光景矣道周歎曰王
諸事宜以懿駕在內不果
辛酉命黃道周入閣將事不果

是午王傳令旨命道周入閣內高瞻諸大政士
英恐奪其政柄詎回不下
壬戌大兵拔塘西王令頒行黃道周疏請七事
幸不果馬士英阮大鍼棄王走
時敵信甚迫諸臣度臨必不能孤存俱終
奔竄馬士英謀奔金塘乃上內閣印大鍼亦上
兵部印不許而玄改士英次附請酋伯鄭鴻達
舟而南適方國安兵至索饗遂上鄭舟挾士英
玄士英踉蹌揮涕墜水中一足單蹠入方營道
周知辱肝不可共事而王閑閣修齋亦度不能

修康王故事決計趣歸與涂仲吉移舟上富春
聞岸上鼓吹聲喧甚則朱大典阮大鍼躬翔以
富春擊舟次入婺州者也

癸亥

甲子台紹道于穎上誅疏請誅馬士英不報

附士英入方國安營王亦卒不知也後劉宗周
遺穎書曰監國舉動當急且恃此等疏即宜躬
上夕下何至四五日全無行止景泰初王法撲
殺馬順監國規模次第可觀惜無其人耳今明
府立崇禎第二疏不必候旨隨發三疏必行其說

而後稟即宗社自此坵墟亦可見下高皇帝於
九京於君子分義亦浩然於天地間矣宗周復
遺穎書曰以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穎自以
外臣未可擅殺宰相事卒寢

大兵徇杭州王卒羣目詣軍前降錢塘令顧咸建
死之

大兵抵武林閩廵撫張秉貞惟援不堅所為陳
供輒勸之納款錢塘令顧咸建力爭不獲秉貞
將挾王出降乃遣咸建攜師咸建復命即棄官
去王倉卒與秉貞詣軍前降先是貝勒博洛以

考招王王度力不能拒又不忍殘民故決計志
銜璧及詣營請弗殺人身勒許之杭州之免屠
癸王之惠至也閏六月魯王監國於越不心王
之犹存也上謚曰閔王未幾借宮眷及鄒太妃
北去將渡淮太妃伺間奮躍墮急湍死明年五
月王與福王竝殂咸建字漢石號心如崑山人
崇禎癸未進士令錢塘有惠政至是赴丹奔吳
江追執以還令羅髮易冠服咸建曰不任以完
臣道不髡以完子道終不屈閏六月朔殺於忠
清坊士民蹶徒跣號泣懸首城樓一蠅不集州

祁胤佳與宗周先
後殉葬亦宜列入

人收而殯之閩中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賜祭
一壇建祠行都
閏六月在籍左都御史劉宗周行人司行人陸培
兵部職方司主事原任邵武同知王道焜殉節
宗周聞焜王出降方進食推棗慟哭曰此余正
命時也及越州迎款乃躬於先祠發避郭門外
生奉祖弒以袁閩文謝故事勸宗周曰北都之
變不死者以身在田里者有死於中興也南都
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恐車者可以死可
以死死以俟繼起者有主也監國降矣普天無

君目之羨矣方與吾越為一成一旅耳而吾越
又降臣、老臣、臣、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
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故相江萬
里之所以死也世無逃生之宰相豈有逃死之
御史大夫哉若少需時日以待有臺山之聘而
後死臺山封疆吏非大且比然安仁之敗不死
終有遺憾及宋亡矣猶然不死亦以九十三歲
老母慈、不決耳我何惡乎今以為可不死可
以有待而死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
而已乃繫以詞曰作國不可為偷生豈能久止

水與臺山只爭先後死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
偶得正而斃烏庶幾全所守扁舟葬墓舟過西
洋港再拜叩首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拔
出之遂絕粒久之渴甚口吻瘡潰其女進茗飲
精神頓生蓋葭液也宗周擲杯於地自後不復
飲矣宗周語門人曰吾今日自處無錯否門人
曰維聖人處此不過如是宗周曰吾豈敢比聖
賢哉求不為死臣賊子而已或傳滬中建義公
易稍緩須臾死宗周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
一事汝輩乃欲我做兩字耶竟以閏六月初八

唐王贈宗周少師東閣
大學士吏部尚書諡忠
正魯王贈宗周少師吏
部尚書諡忠端見劉子
金書年譜此書既陸
王諸人身後郵典則此條
亦宜採列

日卒前後粒幾四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
日培於大兵至泚時渴死檢張秉貞請兵拒守
而秉貞已與陳洪範謀扶幽王降令曰太后左
此危駕者誅培慟哭去日事難立矣吾不死乞
以扞國乃携家避橫山之桐塢嶺道過其友陳
廷會語以故廷會曰君職行人乞守土責且天
下事未可知乞乞已國乞與乞不亦可乎培仰天
歎曰需乃事之賊臣日如有求死不得者乎子
不見北都某之手長號而別俄聞幽王降索酒
飲躬自裁其妻規防甚嚴乃止一日給妻他往

鍵戶自經妻兄子破壁救之培大恨曰柰何苦
我越夕為冬三滅壽母作絕命詞冠帶叩頭北
向五南向三以結鞶繩揖二僕曰我為烈士若
軍宜成我志坐方牀從宥就猛死年二十八江
東贈尚書司少卿諡忠毅道焜聞幽王降語其
子均曰北都之心變我受先帝知逆恩當死久
矣所不死者俟如有為也南都之立羣小盈羽
往必不得志故濡遲至今、更何望且向者銓
羽以故事格我卑我官也今不死天下將謂屬
吏中固無人矣乃投環死江東諡節愍宗周字

啟東山陰人學者稱念菴先生培字鯤庭道焜
 字昭平俱錢塘人培道焜以白日殉錢塘諸生
 方天眷巾服再扞自刺死仁和諸生諸復詣羅
 木營死

滋王佚事

滋王好鼓琴其所製前委兩角材特精良崇禎
 年愍帝嘗出宮中古琴賜之後流落人間並稱
 滋琴毛西河有公坐遺姓以滋國之琴賦滿庭
 芳詞云漢室淮南蕭書澤路江絃久擅世桑携
 丰海面寶匣散珠光碧珍瑤徽璣額龍門樹斷
 羽鏤商人傳是乾供供奉勇遣賜諸王崇禎題
 歲月橫紋綠印蘇帶流黃自王孫散玄論落江
 湘故國軒懸何處燒桐好付燕中郎惟是得紅
 絲縣足這是舊宮妝又西河同王徵士聽楊太

故明潞藩故主人
 風尚高推嘗造琴
 三千張予猶見長
 安市上售其一有
 隸書中和二字又
 常仿宣和傳古圖
 式造銅器數千枚
 地中予昔在金陵
 宏濟寺見臨江石
 壁刻其畫蘭極其
 非偶談

常彈琴編詩有毛姓家蓄徽國絃諸王頌在崇
 禎年句後此琴入杭州汪氏金江流有集江秀
 峰飛鴻堂觀徽琴賦詩云古畫置酒延衆賓
 鼎彝圖史左右陳素琴三尺橫斐几酌才拂拭
 用龍唇珠徽的皦寒光膩恍腹干絲對紋細篆
 書鳳詔辨題名知是前朝徽藩製當年愛弟獨
 承恩寵樹皇枝坐最尊賜出自田連汶水特用
 朱邸並梁園風流好古間千亞託玩宣情政間
 暇良工斲就嶧陽材韻益號鍾相下灰家嗣子
 更溫文書互臨池抄鈔屨副王常芳善擊窠大書
大書尤工畫蘭子家舊

藏者手拉蕉桐調雅思奏隨翔鳳崇禎帝協南
御琴名
 董豈坐戎馬終跡踐憂國愁問宮徵變陵廟俄
 看劫火飛宗藩竟類屠羊矜清去南使到錢塘
 佛子家、祝禱香百萬牛靈全性命不辭銜壁
 作降王此琴流落臣亦以故物何年入君手愛
 惜垂裝古錦囊摩挲時把于闐帚拂袖抽絃慨
 感平碎於滌硯奏神清鏗絳靜聽能忘味試鼓
 松風一再行
 王精通內典一日於大鼈腹中獲觀音一尊回
 面莊嚴甚具於是遂備續佛長齋工冬盈尤精於

巫南曾刻石置虎跑寺好收蓄珍異有舍利子
一每晦辄有光視其燦潤可占晴雨有呂真人
畫像風左則鬚飄而右風右則鬚飄而左相傳
仙茅也有沸水石寘水中水沸如粥有竹筍盆
大小輪有碧草上有小龍大如指長踰三寸淡
金色鱗爪具備繞指盤屈氣毛若新皮俱不知
何屬矣
潞王既北玄宮者隱塘西孟氏錢塘張纘與王
氏謀首之既而悔不與名沒王氏首者五人皆
暴卒死纘踰五年亦死

附朱瞿師及馬阮諸汗事蹟

潞王既降士英與國安當駐錢塘距杭州城十
里立五營大兵逃躡之斬其衆五百級餘乃竄
餘杭復敗適魯王監國越中張國維劾其悞國
十大罪懼不敢入相走依國安於嚴州未幾士
英扼江之衝復敗而國安亦敗於富陽時大鉞
已先竄金華往投大典一方募義旅為固守計
因與共事士民檄逐之大鉞怒走詣國安軍與
士英遇掀髯抵掌日談兵自負國安信且喜已
復煽方朱兩軍交惡大典幾為國安所窘碩士

英以南中之敗才出其手而已受惡名至是有
所論辨頗與牴牾無何士英率國軍渡江窺
杭州沿江列陳大敗溺死多算乃收合餘燼於
江東赭山朱橋范村諸處縱肆掠劫明年正月
國軍與鄭芝龍合疏薦士英於閩王令士英為
辦事官俟克復杭州始許復職六月大兵渡江
徐銜魯目弗納之怨密與國軍謀劫監國才獻
監國覺脫去而國軍一軍卒盡讎遂與其父故
大學士逢年雜髮降而大鉞先已納款至八月
遂偕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訪江干降自言願

破金華自劾初大鉞在金華大典與閩賊拓西
門戒其下曰此新築土未堅當嚴備大鉞心該
之至是以巨砲攻是門即陷恣屠戮以報檄逐
之恨大典自焚死方大典之去杭也復與江上
諸臣存魯監國偕張國維王金華兵時孫素積
熊汝霖王紹真軍錢子樂明至順州軍江東之
軍推此三府監國以國維補政加大典文華殿
文華殿大學士建行臺督修國書書荆公國父
逢年亦封大學士尊謙分地食餉以金華南溪
湯隸浦江隸大典而國書方以潰兵列江上縱

暴卒狀馬阮畜至人心度之故未嘗越嚴州一
步先是在淮接時唐王禁馬儲大典為白其寬
及王稱制運授文淵閣大學士未幾伯疇師
浙東屬之平招之大典曰錢塘江扼要吾玄
誰為司餉唇亡齒寒何能固或勸其以學先
行為善後計曰學玄則一境之固志是為之叛
也為天下者亦得及其家比國有問其饒於賢
為招索餉四苛酷士莫引擢者平之位遂卒眾
往襲圍攻匝月殺掠甚慘監國召諭至再至聞
六月二十五日始解散後以事勢日非葺公解

為行在將迎監國駐之或曰江上危婺州得安
枕耶乃寢及大典渡江國亦與大典俱降導
攻金華大典執招接使烹之嬰守凡三月間出
奇兵大典死者數萬外乞援兵而部下每一
叛者募烏御史傅巖大典姻屬也為孫宗誥於
以子弟兵為援注許之巖夜出繼而出遇王義
烏以死部將吳邦璿何武雄健多智素倚之國
亦以大砲攻城急城中亦以大火器禦之烟炎
張天日閩水雷大典稍却乃日夜濟師守者
漸疲終投坑塹城遂陷大典子某化者巷戮力

於見執大典廢其妻妾及萬化妻投井中邦璿
曰城中火者多不可資敵不亦熱之為吾軍
死所大典袖中出火繩示之曰以固吾意也仰
環坐庫中賓從之願以死侍者得二十餘人頃
有告者曰公子死矣大典亟命舉火藥發地震
冰霽震大兵返走多蹂踐死大鉞既獲破孽功
復隨軍入閩至仙霞嶺有激疾回行者曰子
老矣毋苦跋涉盡流苗以調攝子姑徐事大
鉞艱危曰吾維老尚能擊強弓騎壯馬且今頻
收七閩舍我其誰奈何言是既而日落此必

東林復社間我也軍中初不解東林復社間為
何語曰子行矣非敢有撓也翌早令軍度嶺大
鉞下馬步行趨疾若猿猴以鞞梢指騎者曰若
輩少壯男子顧不及一老秃翁矜矜矍矍軍中
頗壯之既過五通嶽則喘急氣息不續相屬躡
一石上死其僕自後至見之復下嶽購稗時干
戈徧野人民一空碩乞所得木越數日拾昇板
扉以上會天暑尸蟲四出溢於路僅存腐骨而
已或曰方其自矜得意時為軍士擠之墜崖死
或曰大鉞登嶺時忽頓首大呼曰介公饒我即

自撻其面墜馬墮下厓身首異委其收尋得之
繫其頸於馬上求赦三日始殮云介公雷演祚
字也士英於國未敗降後初唐王於閩擁兵
求入閩王以其眾大不許乃遁入天台山寺為
僧大兵搜獲之與絃兵趙休元駢戮於市時丙
午六月也或曰閩拒不納乃竄入太湖投長興
伯吳易之軍敗奔新昌山中丁亥就禽於市
人齧切其肉以餉犬或曰丙戌八月 大兵獲
吳易并執士英同就僇或曰士英與國未父子
同時降或曰 大兵至台州士英始出降唐王

被執於順昌搜龍損獲馬阮及方氏父子連名
請駕出閩為內應疏事在已降後大鉞已墜崖
死仍僇屍而斬士英等四人於延平城下妻子
給披甲為奴或曰為雷擊死或曰大兵渡江士
英國未合兵奔天台詢之土人云山西有徑可
通楚粵入滇閩緣眾未聚稍憩以俟山有石橋
恐敵人之襲之也斷之出石碣有文曰方馬之
兵至此而止二人大驚以為天意也遂留不
去乃遣人詣杭降貝勒令大鉞遺書以異其禮
二人大喜即遣招謀劫魯監國其招入魯營即

病昏瞽監國亦覺之逸玄二人既至枚貝勅令
於挈親屬及所部健者入城居月餘貝勅宴二
人於歡出不意駭其部者四十八人駢射之遂
囚二人檻車入閩繫之室中士英惟日吟咏自
遣忽一日引至洪塘與總兵數人同被戮時有
黑氣從西南來云

論曰當潞王時輿圖才望亦閩浙江西楚粵蜀
滇黔之地猛疆舊索所不及建炎者僅吳江南
十餘郡耳使王勵志中興獲賢良相與之圖
存則其能立國與否未可知維然監國非王
意也馬阮脅之耳玄馬阮豈誠有意人國哉彼
其戀富貴私身家盜權柄之念未嘗須臾舍玄
南都才載腰金憐玉小俳小優生殺恣心如蝎
小虺一旦長江飲馬王氣頓消而富貴身家柄
權俱去也矣不得已扶太后而南以為玄是
則吾之宰相大司馬必糞土也假擁護車劍之

尊威以咽喉臣庶且與赧王未成禽則特犁而
犢至摯麇而麇來君相重逢湖山坐翫極天之
閱才間之老可再構也及友玉馬羽周長驅北
玄宮彘不返咽為寒流而遺老舊目責之當責
况微藩所在人望攸歸設或挫足先登落他人
之牛皮則太阿墮地為姐上肉矣故監國之設
雖死幸衷而亦出於不得已者也善乎黃忠
端之言曰馬阮既賣吾君恐臨其更擁微藩安
云靖南奏捷六寇悉至敵抵塘西才議監國
使半壁餘生竟淪微管猛且餘息奔逃真豺虎

之所避食也亦可為利其肺腸而誅其心者矣
厥後閩閩不納江東復拒事權一爰奔竄金門
由此觀之彼所為亟、援立者豈不自以為先
見之勢乎迨乎夫反面倒行逆施而富貴身家
柄權之念猶若膠鬲著身不能替釋以冀溺灰
之復然仆柳之再起差幸天誅冥殛赫然相加
而餘毒始息則彼自以為智者何在也若友忠
烈抗國之士不獲手劍諸肝而徒以身殉志尤
可哀當是時守土而^死者僅一大令而戕、巨
僚沙風迎款矣屋鄉而死者僅二三君子而濟

國禎表歸誠矣之數目者也繫其維也雖
曰不孝居心乎微王而皆感王之降而興者也
繫其事而表其烈豈有強辭乎哉故支僕之為
是也死無馬阮也亦死痛微王也以為吾臨
安山屨水懦之所而猶有鯢庭昭午及方諸數
先生以閭宦冷籍青衫賤貧之身與漢石叢山
支撐正氣則其光吾壞不亦多乎且以惟降王
啟閭簽表之恥也至於監國典禮荒促多幾而
曰旬制者以為附未及旬猶以旬統之詳成數
也荒制忘他物設苑把旄猶有所物也其未始

事之前敘諸奸扶太后入浙者以昭監國之所
由拾阮歸命以及附馬阮敗亡之蹟者以昭奸
佞之所由終然而弗得詳焉則是編者猶僅存
乎其略者也

此書未經剞劂原稿藏張氏
後人丙寅夏日魏稼孫醒尹
為傳鈔此本計酬鈔胥青趺
五百長恩閣主人識

張氏司制記二卷排比論議不為世識且心著于身
恐唯河書不多搜采甚陋此中詞雜論斷卷末忽附
佚事非記非傳不倫不類于史亦殊尚直是金世會一若
亦思閣中藏書此如下記矣

考
魏
稼
孫
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